

TIME MACHINE
西方经典
少女小说
全译本



秘密花园

The Secret Garden

[美]弗朗西丝·霍吉森·伯内特 (Frances Hodgson Burnett) ◎著
刘国枝 胡雪飞◎译

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神奇的秘密花园，打开它，就找到了幸福和希望。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TIME MACHINE
西方经典
少女小说
全译本



秘密花园

The Secret Garden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吉森·伯内特 (Frances Hodgson Burnett) 著
刘国枝 胡雪飞 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花园/(美)弗朗西丝·霍吉森·伯内特著,刘国枝、胡雪飞译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6

(西方经典少女小说全译本)

ISBN 978-7-5354-5082-1

I. 秘… II. ①弗…②刘…③胡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3011 号

责任编辑:冯海曾莉

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天行云翼

责任印制:左怡 包秀洋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650 毫米 1/16 印张:19

版次: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60 千字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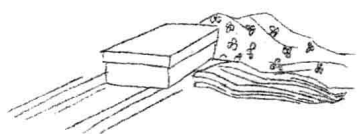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1 一个人都没有了/001
- 2 玛丽小姐真别扭 /009
- 3 越过旷野/018
- 4 玛莎 /023
- 5 走廊里的哭声 /042
- 6 “有人在哭真的！” /051
- 7 花园的钥匙 /059
- 8 领路的知更鸟 /067
- 9 世界上最古怪的宅子/077
- 10 迪肯 /088
- 11 画眉鸟的窝 /102
- 12 “我可不可以要一小块地？” /113
- 13 “我是科林” /123
- 14 小王爷 /138
- 15 筑窝 /151
- 16 “我偏不来！” 玛丽说 /165
- 17 大发脾气 /174
- 18 “你得尽量快点儿” /183



- 19 “它来了！”/192
- 20 “我要永——永——远——远——
地活下去！”/205
- 21 本·威瑟斯塔夫/215
- 22 太阳落山的时候/226
- 23 灵力/233
- 24 “让他们笑吧”/246
- 25 帘子/261
- 26 “是妈妈！”/270
- 27 在花园里/281





1 一个人都没有了

当玛丽·雷诺克斯被送到米瑟尔斯韦特庄园来投靠她姑父时，大家都说，他们是所见过的脸相最难看的孩子。这话没错。她的小脸很瘦，小身子也很瘦，浅色的头发稀稀拉拉的，还一副满不高兴的样子。她的头发很黄，脸色也很黄，因为她出生在印度，而且总是体弱多病。

她爸爸以前为英国政府工作，总是忙个不停，自己也经常生病。她妈妈是个大美人，心里装的只有宴会以及与那些出入于社交场上的人一起纵情享乐。她根本就没想要个女儿，所以玛丽出生后，就被交给奶妈照看。奶妈明白，如果想让夫人高



兴，就必须尽量让孩子远离夫人的视线。所以，当她还是一个多病、烦躁、长相丑陋的小宝宝时，她被带得远远的；当她长成一个多病、烦躁、蹒跚学步的小丫头时，还是被带得远远的。在她的记忆中，她经常见到的只有奶妈和其他土著仆人的黑面孔。如果她的哭声打扰了夫人，夫人就会发脾气，所以，奶妈和仆人们总是对她百依百顺，什么事情都由着她的性子。结果到六岁时，她成了一个举世罕见的刁蛮自私的小猪猡。有位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来教她读书写字，由于太不喜欢她，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，其他的家庭教师想填补这个位置，却比第一位走得更快。因此，如果不是玛丽自己真的想学会读书的话，她肯定连一个字都不认识。

她九岁左右的一天早晨，天气热得可怕，她一觉醒来时，感到非常烦躁，当看到站在床边的仆人不是奶妈时，便更加烦躁了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她对那个陌生的女人说，“我不要你待在这儿，去叫我奶妈来。”那女人显得非常害怕，但只是支支吾吾地说，奶妈来不了。当玛丽大发脾气，对她又打又踢时，她只是显得更加害怕，并再一次说，奶妈不可能到小姐这儿来。



那天早晨的气氛有些异常。所有的事情都乱套了，有几个土著仆人似乎已经失踪，而玛丽看见的那几个仆人则慌慌张张地走来走去，一个个面如死灰，神情惊恐。但是，谁也不愿意告诉她任何事情，奶妈也没有来。早晨渐渐过去，她一直被撇在一边，最后，她漫无目的地出了门，来到花园里，在阳台边的一棵树下自己玩了起来。她假装在做一个花坛，把大朵的红色木槿花插在一个个小土堆上，一边在心里越来越生气，口里还自言自语地咕哝着，等奶妈回来时该怎么教训她和怎么骂她。

“猪猡！猪猡！猪猡养的！”她骂道，因为把当地人骂作猪猡是最恶毒的话。她正咬牙切齿，一遍又一遍地这样骂着时，突然听到她妈妈和一个人一起来到了阳台上。她身边是个漂亮的年轻人，他们站在那儿，轻轻地说着什么，声音很奇怪。玛丽认识那个漂亮的年轻人，他看上去就像个大男孩。她听说他是个年轻的军官，刚从英国来到这里。孩子打量着他，但更主要是盯着她妈妈。只要有机会见到她，她就总是这样，因为夫人玛丽—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称呼她——是那么修长，那么苗条，那么美丽，她穿的衣服是那么漂亮。她的头发就像卷曲的绸缎，她的鼻子小巧精致，似乎对什么都不屑一顾，而且她有一双笑吟吟的大眼睛。她的衣服全是轻飘飘的，玛丽说它们“满是花边”，而这天早上，它们似乎更加满是花边，可她的眼睛却没有丝毫笑意。它们很大，很恐惧，正六神无主地看着那个漂亮的年轻军官的脸。

“有那么糟吗？哦，是吗？”玛丽听见她说。

“糟透了，”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，“糟透了，雷诺克斯夫人。两周前您就该躲到山里去的。”

夫人绞着双手。“哦，我知道我该去的！”她叫道，“我之所以留下来，只是为了参加那场愚蠢的宴会。我真是个傻





瓜！”

就在这时，从仆人的住处传来一阵嚎啕痛哭，她不由得紧紧抓住年轻人的胳膊，玛丽站在那儿，从头到脚哆嗦起来。哭声越来越大。

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雷诺克斯夫人倒抽了一口气。

“有人死了，”年轻的军官回答，“您可没有说它已经在您的仆人中爆发了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！”夫人叫道，“跟我来！快跟我来！”说完，她转身奔进屋里。随后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于是有人向玛丽解释了早晨气氛异常的原因。最严重的霍乱爆发了，人们像苍蝇一般死去。奶妈在晚上染了病，刚才仆人们在小屋里痛哭，就是因为她刚刚死去。不到第二天，又死了三个仆人，而其他仆人则仓皇而逃。到处都惊恐万状，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在不断死去。

第二天，人们乱成一团，不知所措，玛丽则藏在儿童室里，被所有的人忘到了脑后。没有人想起她，也没有人想要她，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，而她却一无所知。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，玛丽哭一阵，睡一阵。她只知道人们病了，她听到了神秘而可怕的声音。有一次，她溜进餐厅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虽然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饭菜，椅子和盘盏看上去就像被匆忙地推回原位，仿佛吃饭的人出于某种原因突然起身离座。孩子吃了些水果和饼干，因为口渴，又端起旁边的几乎一杯酒喝了下去。酒带有一股甜味，她不知道它有多厉害。过了片刻，这酒就让她昏昏欲睡，她回到儿童室，刚才听到的小屋里的哭声和那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使她心惊胆战，于是她又把自己关了起来。那杯酒使她困极了，她的眼睛无法睁开，她在床上躺了下来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在她沉沉睡去的时候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不过，那一阵阵



哭声以及屋子里有什么东西抬进抬出的声音，丝毫没有打扰到她。

醒来后，她躺在床上，看着墙壁。整幢房子一片寂静，她以前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寂静。她既听不到说话声，也听不到脚步声，心里不禁纳闷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安然挨过了霍乱，所有的麻烦是不是已经过去。她还想，如今奶妈死了，不知道谁会来照料她。会来一个新奶妈，也许她会听到一些新故事。那些老故事玛丽早都听腻了。她并没有因为奶妈死了而哭泣，她不是个感情细腻的孩子，也从来没怎么关心过别人。由于霍乱而引起的吵闹声、脚步声和痛哭声让她受了惊吓，而且她很生气，因为大家似乎都忘了她还活着。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，因此，谁也不会想起一个没人喜欢的小姑娘。霍乱发生的时候，人们除了自己之外，似乎不会想到任何别的事情。不过，如果大家又好了起来，就一定会有人想起她，然后来找她。

但是，没有任何人来，她躺在床上等着，房子似乎变得越来越安静。她听见地毯上有什么东西在“沙沙”作响，她低头一看，发现有条小蛇一边慢慢滑行，一边用宝石般的眼睛看着她。她并不害怕，因为那是个没有害处的小东西，不会伤害到她，而且它似乎想尽快离开房间。她看着它从门底下溜了出去。

“太奇怪太安静了，”她说，“听起来好像除了我和那条蛇，这房子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她就听到有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，接着来到了阳台。那是几个男人的脚步声，他们走进室内，一边小声交谈着。没有人去迎接他们或跟他们打招呼，他们似乎在打开房门，查看一个个房间。

“太惨了！”她听到一个声音说，“那个漂亮绝顶的女人！我想孩子也一样。我听说有个孩子，不过谁也没有见过

她。”

几分钟后，当他们推开儿童室的房门时，玛丽正在房间中央。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样子丑陋、满脸不高兴的小东西，而且皱着眉头，因为她开始觉得饿了，觉得别人忽略了她，未免太不像话。最先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，她曾见到他跟她父亲说过话。他显得疲惫而难过，可是一眼看到她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差点儿又跳了出去。

“巴尼！”他大声叫道，“这儿有个孩子！只有她一个人！在一个这样的地方！上帝保佑，她是谁啊？”

“我是玛丽·雷诺克斯。”小姑娘说，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，她觉得那个人太无礼了，竟然把她父亲的房子说成是“一个这样的地方”，“大家得霍乱时，我睡着了，刚刚才醒来。为什么没有人来？”

“这就是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孩子！”那人转向他的同伴，惊叫道，“她居然被人忘了！”

“我为什么被人忘了？”玛丽跺着脚说，“为什么没有人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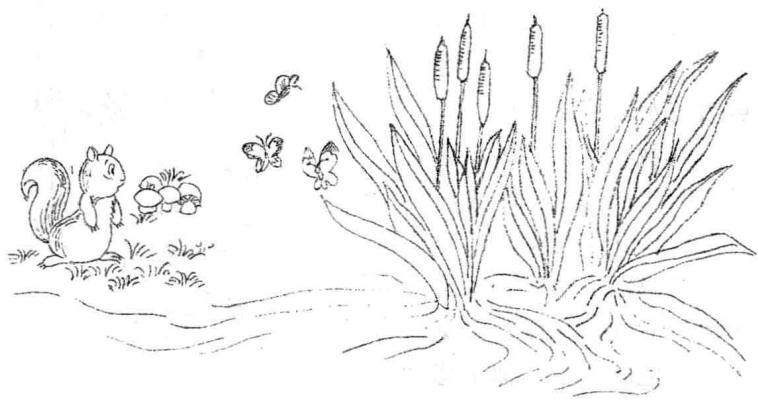
名叫巴尼的年轻人悲伤地看着她，玛丽甚至觉得看见他眨眼睛，似乎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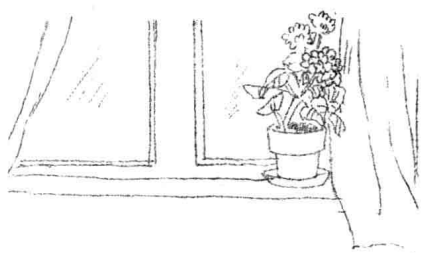


把眼泪挤回去。“可怜的小家伙！”他说，“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所以来不了。”

玛丽就是以这种奇怪而突如其来的方式，发现自己既没有了爸爸，也没有了妈妈，他们晚上就死了，被抬了出去，而剩下的几个没有死的土著仆人也飞一般地逃离了这幢房子，谁也没有想起这里还有一位小姐。正因为这样，这里才一片寂静。

的确，除了她自己和那条“沙沙”滑动的小蛇之外，这房子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





2 玛丽小姐真别扭

玛丽以前喜欢远远地看着妈妈，觉得她很漂亮，但是，由于对妈妈了解很少，所以不能指望玛丽会爱她，或者在她去世后想念她。事实上，她根本就没有想念妈妈，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，所以，像往常一样，她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自己。如果年龄稍大一些，她一定会为自己如今在世界上举目无亲而担心，但是她太小了，而且总是被人照顾，她以为自己会永远这样。她所考虑的只是想知道自己是否会去一个好人家里，那儿的人是否会对她以礼相待，是否会像奶妈和其他土著仆人那样顺着她的性子。



她最开始是被送到英国牧师家里，她知道自己不会待在这儿。她不想待在这儿。英国牧师很穷，有五个差不多一般大的孩子，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总是相互争吵或抢夺玩具。玛丽讨厌他们家乱糟糟的房子，而且对他们很不友好，没过一两天，就没有人愿意跟她玩了。到第二天，他们就给她取了一个气得她火冒三丈的绰号。

是贝西尔最先想到的。贝西尔是个小家伙，长着一双无礼的蓝眼睛和一只朝天鼻，玛丽很讨厌他。她当时正一个人在树底下玩，就像霍乱爆发的那天一样。她正在为一个花园堆土堆和建小路，这时，贝西尔走了过来，站在一旁看着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也兴趣大发，就突然提了一个建议。

“你干吗不在那儿堆一些石头，假装是一座假山？”他说，“就在那中间。”说着，他还在她身边弯下身子指给她看。

“走开！”玛丽叫道，“我不要男孩子。走开！”

一时间，贝西尔好像很生气，接着就挖苦起她来。他总是挖苦他的妹妹们。他围着她手舞足蹈，挤眉弄眼，又唱又笑。

玛丽小姐真别扭，
你的花园种啥来？
银风铃儿海扇壳，
金盏草儿排成排。

他不停地唱着，其他的孩子全都听见了，跟着笑了起来。玛丽越生气，他们就将“玛丽小姐真别扭”唱得越起劲。从那时起直到她离开他们家，他们相互之间只要一提到她，就称她为“玛丽小姐真别扭”，跟她讲话时也常常这样叫她。

“要把你送回家去，”贝西尔对她说，“就在这个周末，

我们对此可高兴了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。”玛丽回答道，“家在哪儿呢？”

“她不知道家在哪儿！”贝西尔叫了起来，露出一个七岁孩子的不屑，“当然是英国了。我们的奶奶住在那儿，我们的姐姐梅布尔去年送到她那儿去了。你可不是去你奶奶那儿，你没有奶奶。你要去你姑父那儿，他是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。”

“我根本就不知道他。”玛丽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不知道，”贝西尔说，“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女孩子都是这样。我听到爸妈谈起过他。他住在乡下一幢很大、很冷清的老宅子里，没有人接近他。他脾气很坏，不让别人接近，不过就算他让别人接近，也没有人愿意去。他是个驼背，很吓人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的话。”玛丽说。她转过身去，用手指塞住耳朵，因为她再也不想听下去了。

但随后，她就不断地想着这件事。那天晚上，当克劳福德夫人告诉她，几天后她将坐船去英国，到她姑父也就是米瑟尔·斯韦特庄园的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家去时，她显出一副无动于衷、根本就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让他们不知道该对她怎么想。他们想对她友好，但是，当克劳福德夫人想吻她时，她却把脸扭到一边，而克劳福德先生拍拍她的肩膀时，她却全身直挺挺的。

事后，克劳福德夫人不无遗憾地说：“这孩子长相太一般了，她妈妈却那么漂亮，举止风度也很迷人，而玛丽却是我所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。孩子们称她‘玛丽小姐真别扭’，这么做虽然很淘气，却不难理解。”

“如果她妈妈多去几次儿童室，让自己漂亮的面孔和迷人的举止在那儿多出现几次，玛丽也许能学到一些迷人的举止。



如今那可怜的漂亮女人走了，想到许多人竟然从来不知道她还有个孩子，这真令人伤感。”

“我想，恐怕她很少正眼瞧过她。”克劳福德夫人叹道，“她的奶妈死后，别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这个小东西。想想看，仆人们都跑了，把她孤零零地留在那所空无一人的房子里。麦格鲁上校说，当他打开门，发现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时，他几乎吓得魂飞魄散。”

在一位军官妻子的照料下，玛丽踏上了去英国的漫长航程，军官妻子还带着自己的孩子，准备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。她非常关心自己的一双小儿女，所以，见到阿奇博尔德·克雷文先生派到伦敦来跟她见面的女人时，便高高兴兴地把玛丽交给了她。

那女人是米瑟尔斯韦特庄园的女管家，名叫梅德洛克太太。她又矮又胖，脸色红润，一双黑眼睛非常敏锐。她穿着深紫色的裙子，黑色的丝斗篷上有乌黑的镶边，黑帽子上插着紫色的丝绒花，每当她的头扭动时，花就跟着颤动。

玛丽一点儿也不喜欢她，不过这算不了什么，因为她几乎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；再说，梅德洛克太太对她也没什么好感。

“天啊！这小东西这么不起眼！”她说，“而我们却听说她妈妈是个大美人，她的美貌可没怎么遗传下来，是吧，夫人？”

“等长大了，她也许会漂亮一些。”军官的妻子和善地说，“如果不是脸色蜡黄、愁眉苦脸，她的五官倒是很端正。孩子们的变化总是很大的。”

“那她可得好好变一变才行！”梅德洛克太太答道，“不过，要我说的话，在米瑟尔斯韦特，可没有什么能让孩子们变好的东西！”